

电影文学剧本



许茂
和他的
女儿们

克芹 肖穆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许茂和他的女儿们

梁晓声著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许茂和他的女儿们

周克芹 肖 穆 著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981 北京

内 容 提 要

本剧描写一九七五年前后四川某农村在“四人帮”极左路线统治下的黑暗状况以及广大农民的悲惨境遇，较生动地塑造了许茂及其女儿等一群性格不同的普通农民形象；还刻画了颜少春、龙庆、金东水等忠于党的事业、密切联系群众的农村基层干部形象。

剧本人物刻画细腻、乡土气息浓郁，较有深意。

许茂和他的女儿们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3 插页：2 字数：55,000

1981年11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8,3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61·390

定价：0.30元

清晨，茫茫迷雾象一层缥缈透明的轻纱，笼罩着冬天的四川沱江河谷。

葫芦坝在雾霭中时隐时现，墨绿的柳溪河环绕着方圆十里的坝子蜿蜒流去。

迷蒙中，石板桥头出现了眉毛胡子上挂着晶莹露珠的许茂老汉。他手提装满野粪的鸳鸯，绕过桥边的黄桷树，沿着铺满霜花的田埂走来。他身后的土墙上有两条新写的标语：“全县人民齐心干，两年建成大寨县”、“评水浒，批宋江，誓夺粮棉跨双纲”，落款处写着：“葫芦坝大队宣”。

雾渐渐散开了，一览无余的葫芦坝于恬静中显出几分凄清。桑园里生长着稀疏黄瘦的麦苗；残存的老树落光了叶子，枝杈参差不齐。

林间，许茂家的四姑娘许秀云和几个妇女在清理树桩。这个瘦弱俊俏的女人咬紧嘴唇，奋臂挥锄，几下就挖起一个老树疙瘩；然后扶着锄柄，擦了把汗，抬起含蓄深沉的眼睛，眺望远方。

黄昏降临葫芦坝。清冽的柳溪河水在寒风中颤抖。四姑娘孤零零地蹲在河边，用冻得通红的双手，绞拧着洗干

净的衣裳。她憔悴而美丽的面孔充满着忧郁，但眼神里分明含着希望的光芒。

夜雾升起来了，葫芦坝渐渐沉入了暗夜。

在上述画面的衬底上，出现片名：

《许茂和他的女儿们》

第 一 章

—

未圆的月亮高高挂在天上。黑苍苍的远山，光秃秃的近树，白花花的水田，亮闪闪的溪流，竹林、茅舍，阡陌纵横的田野……葫芦坝的一切都笼罩在凄迷的月色之中。

一条瘦乏的野狗惊惶地窜过田野。

一只母猪静静地躺在猪圈里，小猪崽子争挤着吮吸它的淡红色的乳头。

一对白鹅在草窝里交颈而眠。

一头瘦骨嶙峋的水牛，拴在空槽前。它“哞”地长叫一声，抬头仰望天上朦胧的月影。

月光映照着许茂家那座带石头院墙的三合头草房大院。院子里有几株腊梅和忍冬，西墙角是一间孤零零的草屋；东墙角是猪圈和一囤堆得齐屋檐高的茅柴；正面堂屋两侧厢房的窗户里透露出暗淡的灯光。

一条人影悄然踱进院门外廊檐下的暗影里。

两扇院门被慢慢推开一道缝隙，露出一双窥探的眼睛。

堂屋右侧厢房，许茂裹着棉被闭着眼躺在床上。床前墙上挂着一张褪了色的全家福：中年的许茂夫妇和九个女儿，自然都是五十年代的四川农村打扮。

油灯前，二十九岁的四姑娘许秀云端着药罐细心地把药汁灌进粗瓷花碗。柔和的灯光映照着她清秀的脸庞，长长的睫毛下闪动着一双明眸，显出一种农村妇女特有的、温柔、娴静的美。

院子里传来几声狗吠。老汉睁开眼，侧耳倾听片刻，伸手接过女儿递过来的药碗。

院门处，那条人影从门缝中侧身闪了进来，又急忙隐入墙根阴影。

堂屋左侧厢房，九姑娘许琴坐在书桌前。这个二十岁的团支部书记正专注地写着笔记，桌上摆着几本写有吴昌全名字的农业科普读物。

“吱嘎”一声，夜风吹开了窗户。九姑娘走过去向窗外望了望，把窗户重新关好。

院子里，那人影钻进了西墙角的草屋。

许茂屋里，四姑娘给父亲掖好帐子，吹灭油灯，轻手轻脚走出门去。

草屋内，四姑娘擦亮了一根火柴正要点灯，突然，一条黑影从床边扑过来，跪在地上：“秀云，你原谅我吧！”

四姑娘一惊，她听出这是她原来的丈夫郑百如的声音，立刻惊叫一声，昏倒在地上。

黄狗从草窝里跳出来“汪汪”狂吠。

九姑娘慌张地奔出堂屋，惊叫道：“四姐，怎么啦？”急急向草屋跑去。

草屋里倏地窜出一条黑影，从九姑娘身边擦过，逃出院去。

九姑娘尖声叫了起来：“有贼，抓贼啊……”

许茂老汉身披棉袍，手提扁担，赶过来低声喝道：“莫喊了！那是谁？”

“没看见。”九姑娘搀着老汉走进草屋。

草屋里点亮了油灯，九妹把四姐扶到床上躺下。

“唉！你这个祸害又要给老子惹是生非了！”老汉朝四姑娘气恼地摇了摇头，又厉声对九姑娘说，“不许声张出去！听见了吗？”

九姑娘望着床上的四姐，蹙眉颌首。

四姑娘紧闭着眼睛，泪珠从长长的睫毛边渗出来，流在苍白的脸颊上。

腊梅树上挂着水珠的花骨朵儿，在月光下亮晶晶地闪着光。浓重的夜雾飘过来了，渐渐遮住了清冷的月色。

二

一盏如豆的油灯映亮了四姑娘独自栖身的草房。屋里四壁如洗，只有一床、一柜、一桌、一凳，显得整洁而凄凉。

四姑娘坐在床头，默默地梳理着乌黑的长发，两眼凝视着微微跳动的灯火，刚才发生的事情，勾起了她深埋在心底的痛苦记忆：

——风吹花落。九年前的夏天，年轻的四姑娘在柳溪河边浣洗衣裳，水中映出她窈窕轻盈的身影。背后，郑百如偷偷袭来，凶猛地扑到她身上。四姑娘挣扎着被郑百如拉进芦苇丛中。狂风摇撼着苇叶……

——结婚证书。四姑娘的食指按在许秀云的名下。她面色苍白，忍泣吞声。郑百如得意地站在一边，臂上套着时髦的红色袖标。

——离婚证书。郑百如爽快地签了字，大摇大摆地走了。四姑娘画押后，毅然拎起一小包衣物，越来越近地向镜头走来……

四姑娘已经把浓密、乌黑的长发盘成髻子。她眼睛里闪烁着愤恨的火花。

郑家那幢高大的瓦房门前，郑百如急匆匆回来，恰好碰见来找他的大队长龙庆。

龙庆嘴里含了根叶子烟，晃动着手电筒，闷声闷气地问道：“这么晚了，你又上哪儿去啦？刚才区里来了电话，说工作组明天上午就来。”

郑百如镇定地笑了笑：“不是早就说要来吗！好嘛！我跟你一道去接。明早跟干部们打个招呼，准备欢迎。”

龙庆冷冷地：“你看着办吧！”说罢转身走了。

郑百如开锁进门，穿过堂屋来到卧室，点起一盏煤油灯。明亮的灯光映照着屋里俗气而排场的陈设：一架红漆围罩架子的双人床，顶上装饰着绣花的帐帘；紫漆的三屉桌、梳妆台和大小立柜，明亮亮地闪着猪肝色光泽。

郑百如三十出头，面孔白净，眉目端正，只是眼睛里总是流露出一种游移不定的神色。他换下沾满泥浆的棉靴，看看手表，已是十一点半，便从抽屉里取出一叠帐簿，点着一支香烟，匆忙地翻阅起来。一张夹在帐簿里的离婚证书跌落在桌上。他盯着它，一下愣住了，眼前泛起了他忧虑忡忡的心事：

——郑百如悄悄推开房门，看见四姑娘惊疑地盯着抽屉里一块手表和两厚叠十元钞票。郑百如一把揪住她的头发，把她摔倒在床上，转身锁上抽屉，狡黠地笑了。

——卧室的门闩被猛力撞开，郑百如醉醺醺地闯进来，将惊醒的四姑娘拽起来推到门外，把一个蒙脸背身的女人搂进屋去。

郑百如走到门边，膘一眼蜷伏在屋外地上抽泣的四姑

娘，关上卧室房门。屋里传出了淫荡的笑声。

——在浓重的夜色里，郑百如从一株畸形的老柏树背后钻出来，把煤油洒在一间草屋上，点着了火，匆忙逃走。背后，烈火熊熊，传来了惊呼惨叫。

——郑百如慌张地闯进自家屋里。返身关上大门，猛地看见四姑娘从灶房走进堂屋，疑惑地注视着自己。他惊惧地盯着四姑娘的眼睛，忽然换成一张笑脸，温存地把她挽进卧室。远处隐约传来了救火的嘈杂声……

郑百如心惊肉跳地抬起头来，他把离婚证书捏成一团，拳头狠敲额头，咒骂着自己：“真他妈鬼摸脑壳，离他妈啥子婚啊！”

三

雾退去了，天空却依然阴霾灰暗。

郑百如锁上了郑家瓦房的大门，转过脸来。他虽然换了一件补了补丁的青布短棉袄，却依然是一副精明、干练的派头。他捋起袖口看看手表，思索了一下，摘下手表放进口袋里，转身沿大路走去。

许茂的自留地，绿盈盈的芹菜、嫩闪闪的豌豆苗、雪白的圆萝卜、肥硕的莲花白、墨绿的小葱，青青的麦苗……一畦畦，一垄垄，安排得严密精巧，连一个角落也没有浪费掉，和大田里瘦瘠的庄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

许茂老汉刚把鸳鸯里的野粪倒进垄沟，便听到背后郑百如恭顺的声音：“爹，下地做活路啦？”

老汉许久没有听到郑百如这样称呼他了，吃惊地扬起眉毛。

郑百如放低了声音，巴结地说：“哪阵你老人家有空，我来跟你汇报汇报思想。唉！跟秀云离婚的事，都怪我年轻无知，……我后悔死了。”

许茂惊疑地眯起眼睛盯着精明的郑百如。

郑百如又说：“爹，等一会儿工作组就要来了。他们一来，总要抓个典型，找点事做。你老人家说话、做事，还是多个心眼才好。龙大队长还等着我一道去接工作组哩，我走啦！”

郑百如走后，许茂老汉有点心神不定。他摇晃着脑袋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啥子工作组，哼！未必这几年还没有闹够？……”

“猪儿溜，溜、溜、溜……”几丈远的大路上，三姑娘许秋云风风火火地呼唤着一只猪娃。她八岁的大儿子流着鼻涕，跟在后面吆喝。

三姑娘见许茂蹲在自留地里，便站住对儿子说：“我去跟你外公说个事，你把猪娃吆回去交给你爸。再让它跑了，我打断你的脚杆！”

儿子应了一声把猪娃赶走。

自留地里，许茂低头侍弄着他的菜地，三姑娘走到老汉身边，扯开嗓门喊道：“爹！你晓得不？老四她不走了！”

“你说啥子？”老汉霍地站了起来。

“昨夜晚，老四走来跟她姐夫说，她硬是不去耳鼓山，这辈子再也不嫁人了！”三姑娘不满地嘟哝着，“都跟人家说定了，咋个说变就变！”

许茂脸色难看地拎起鸳兜转身就走。

四姑娘在破草屋门外的土灶旁，拾掇锅碗瓢勺，解下围裙擦着手，见九姑娘端着个脸盆从堂屋走出来，便问道：“老九，咋个还没下地？”

九姑娘走过来，说：“县委工作组要来了。”

“工作组？”四姑娘一怔。

“组长姓颜，是个女的，龙二叔让她住在我们家。”九姑娘往回走了两步，又站住说，“啊！八姐从部队来信了，她问你好哪！”

“哦！……”四姑娘没有说下去，看见许茂老汉和三姑娘气冲冲地走了进来。

许茂老远就站住了。他扔掉了鸳兜，响亮地喷着鼻子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四女儿。

四姑娘抬起忧郁的眼睛，慢慢走近父亲。

“咋个？……你不打算走了！”老汉厉声斥问。

四姑娘垂下长长的睫毛，向老人低声说，“爹，我正要

跟你说哩！我……我不想走！”

“你安心叫老子丢脸？”老汉气得横眉竖眼，跳起脚吼道，“莫非你还嫌惹的事少嘛！”

九姑娘喊了声“爹！”老汉转过脸听也不听。

四姑娘向老汉走近两步，脸上现出红晕：“爹，我想了这几天，实在是不走的好。你老人家莫生气……”她见老汉马起脸不作声，凄然地恳求，“请你老人家看在我娘面子上，拨给我这间破屋……我一辈子就在这儿，做些吃些，再苦再累也不怕……”说着，眼泪扑簌簌滚下脸颊，弯曲两膝朝地下跪去。

九姑娘忙扶起四姐。

“真是个冤孽啊！”许茂怒不可遏地转身走向堂屋。

九妹搀着四姐回到草屋。三姑娘跟进来一屁股坐在床沿上，圆睁杏眼，巡视了一圈。她目光从空荡荡的四壁落到站在角落里抽泣的四妹子身上，火气就消了一半。好一阵，她才说：“死人，你倒是开腔呀……咳！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你这副低眉顺眼的苦相！”

九姑娘把四姐扶到床沿同三姐并排坐下，自己搬过凳子坐在姐姐们身边。

三姑娘长长地叹了口气：“娘死了以后，爹一个人辛辛苦苦把我们九姐妹拉扯大，哪想到去年大姐又丢下大姐夫爷儿三个找娘去了。如今，别人都还好说，就是你命苦，

嫁了郑百如那个混蛋！”她抹了把眼泪，拉起四妹的手，接着说，“为了你，大家操碎了心。你三姐夫走耳鼓山上跑了三道，爹也自己去相过亲。再过半个月，乘着爹过六十五岁的生日，人家就来定日子了。我们都盼你快些再成个家……咳！也不知道你打的啥子主意？”

四姑娘泪眼茫茫地望着三姐，摇了摇头。

“你未必安心这样半死不活地过一辈子？”

四姑娘悲戚地点点头。

“真不明白，你为啥死赖在这儿不走？”

四姑娘的眼泪又涌出来了。

“说呀，我的娘老子！”

四姑娘饮泣吞声地：“三姐，难为你。你象娘一样疼我，可我真不愿意离开这葫芦坝。真的，我舍不得……”

三姑娘沉默了。这个被人们叫做“三辣子”的泼辣女人，面对着捏一捏就会碎掉的四妹子，却无计可施了。她叹了口气，站起来说：“你这么一闹，把我的心都闹乱了。我回去了，你再好好想想！”

九姑娘把三姐送出门，回转身拉着秀云的手说：“四姐，昨天我去公社开会回来，路过供销社副食店，碰上七姐。她悄悄对我说：郑百如刚去找过她，承认过去的事全是他的错，实在对不住你。还求七姐给你传个话，问你能不能跟他复婚？……”

四姑娘听到这里，蓦地站起来，面色煞白，扭过脸去。

九姑娘恳切地说：“我知道这几年郑百如让你苦够了。昨天，我还不告诉你。”顿了顿，她又说，“四姐，你还不到三十岁，咋个能这样过一辈子？你既然不去耳鼓山了，他又认了错，那还能不能……”

四姑娘转过脸，咬着嘴唇说：“老九，你千万莫说了！这件事以后也千万莫提了……”

九妹望着四姐那双泪涟涟的大眼睛，也忍不住哭了。她轻手轻脚地走了出去，带上房门。

四姑娘走到门口插上门闩，转身倚在门上呆呆地发愣，耳畔响起了郑百如的声音：“秀云，你原谅我吧……四姐，原谅我吧……”眼前又出现了郑百如苦苦哀求的脸。

哀求的脸变成了冷漠的脸、骄矜的脸、狰狞的脸、狡黠的脸……在四姑娘面前交替闪现。

四姑娘抬起了那双深沉思索的眼睛。那眼神里蕴含着心灵创伤的隐痛以及对于坎坷命运的抗争。

第二章

四

工作组组长颜少春，原来是县委宣传部长，四十岁左右。她和组员齐明江各自背着简单的行李，走在一条盘旋而下的石板路上。